

物道顯大的步進一唯

每逢
147 出版
友吾

行發日四月八年十三國民華中



分五角一價售册每 No. 88 30. 8. 4. 期八十六第 卷一第



採來之熟蒸將係，法方之米食其。肉魚及米大爲昂食要上的人義奉。狀之餐進庭家通普伊泰爲圖。著採用不，食取手用後然，團成棧

南進是指日本在南海區域的經濟發展與資源的開發，不含有政治上侵略的意味；所謂南海區域是包括泰伊，荷印，印度支那，馬來半島，菲律賓而言。

二日本南進的經濟背景

·君平·

日本在南海區域的進展問題最近在日本國內各方面均有熱烈之討論。很不幸的，各國對於日本在南海的地位有所誤解，因爲各國過分重視日本在南海發展的政治性質，結果，各國對於日本之真正企圖發生誤解，認爲日本抱有侵略領土之野心。

一個國家在另一國家領土內的發展一定發生政治的影響，這是無疑問的。但是，日本之向南方發展，並不含有政治上的野心，這是首先應該弄清楚的。日本最終的目標是需經濟的發展。這種目標不獨是提高日本在南海區域的經濟利益，並爲南海諸國正常發展的必需條件。

日本向此方面的努力是含着歷史上的必然性的。從過去百年歷史上看起，日本向外擴張是不可避免的。但過去的擴張主要是在大陸方面，至於向南海區域的發展，不過是最近數年之事。在過去數百年內，日本與南海諸國是有其歷史上的關係的；日本向南海發展之經濟利益已成根深蒂固之勢。我們試從日本與南海區域的經濟關係加以檢討，認識日本向南海發展的經濟基礎。

日本向南海發展的第一個經濟基礎是：日本在南海區域所佔有的商業地位。過去日本對外貿易的比例數以美國佔絕大多數，在美國廢止日美商業條約以後，此種現象仍未變更。一九三九年日本對外輸出的總值是三、六七五、〇〇〇日元，其中對美輸出佔去六、四二〇、〇〇〇日元，僅次於關東區輸入之價值。在日本輸入值上，美國佔第一位，價值爲一、〇〇〇、〇〇〇日元以上，而日本輸入額的總值不過是二、九一七、〇〇〇、〇〇〇日元。日美商業

條約之廢除，使日本不得不再行檢討其對外之商業。

假使美國禁止重要物品輸入日本，或封鎖日本對美之輸出，日本必須尋找代替的市場以銷售其貨品並取得原料的供給。在這種情形之下，南海區域自然比較其他各地更能引起日本的注意。日本的地理環境限制了日本與歐美兩洲商業的發展，因此，日本對歐美商業的前途不會有特殊的開拓。當全世界各國趨向於成立經濟集團的今日，日本更無從發展對外的貿易。從地理上與商業的關係上說，日本經濟前途之發展以南海區域最有希望。根據一般人的意見來說，所謂南海區域包括法屬印度支那，泰伊，馬來半島，菲律賓，以及荷印。今將過去日本與以上各區之商業情形簡述如下：

一九三九年內，日本對法屬印度支那輸出之總值爲二、〇〇〇、〇〇〇日元；對泰伊爲二、〇〇〇、〇〇〇日元；對菲律賓爲二、〇〇〇、〇〇〇日元；對英屬馬來爲二、〇〇〇、〇〇〇日元；對荷印爲一、三三八、〇〇〇日元。但以上輸出額之總值尚不及日本對美輸出之三分之一。日本對美輸出大部分爲生絲；對南海區域之輸出，大部分爲棉織品及其他日用品。荷印是日本最可寶貴的一個市場，因爲荷印的人口多，其銷納日本貨物的數量也最多。所以，南海區域是日本在遠東最大的市場，日本每年對南海區域的出口總值雖不及對美國出口的總值，但在經濟的利益上講，南海區域與日本是有其密切的關係的。從南海區域對日本的輸出額上看起，南海區域是日本在遠東物質供給地之一。一九三九年內日本自南海區域的輸入總值爲二、七〇〇、〇〇〇日元；泰伊的輸入值爲五、〇〇〇、〇〇〇日元；海峽殖民地的輸入值爲四、七〇〇、〇〇〇日元；菲律賓爲四、九〇〇、〇〇〇日元；英屬馬來爲六、九〇〇、〇〇〇日元；荷印爲七、二〇〇、〇〇〇日元。所以，山日本對南海區域的輸出總值，以及由南海區域的輸入總值比較看起，南海區域供給日本原料之價值比較日本在南海區域所銷納的物品更爲重要。從日本自南海區域所輸入原料品的價值及種類上說，南海區域實是日本在遠東最大的原料供給地。例如法屬印度支那之橡，米，泰伊之米，英屬馬來之錫，橡皮，菲律賓之大麻，荷印之石油，橡皮，錫，金雞納膏等，均爲重要之原料品。

希特勒究竟為何對蘇作戰？



宇明

幾個月之前，德國勢力向巴爾幹半島方面伸張的時候，可以說是德蘇關係最緊張的時期。但是，在那個時候，德國正和英國作戰，而且都相信她不會同時與兩個敵國抗衡的。及至德軍佔據希臘及克里特島以後，德蘇間的僵局，表面上稍微的緩和了一點，而且據說德國軍隊，不是東進，便是南下，可是，誰又想到，德蘇之間，忽然又發生了軍事衝突呢！這是什麼原因呢？

自從馬其諾防線失守，法蘭西投降之後，所謂西方戰線，事實上已經不存在了。數月以來，除去空中戰鬥之外還沒有任何決鬥；隨着希臘，南斯拉夫，克里特島佔領的成功，以及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問題的解決，德國軍隊很能夠隨其所欲的集中他們的兵力來攻打東西任何一方了。如果說德國沒有餘力去進攻蘇聯，那實在不能相信。而且，有許多其他德國進擊蘇聯的理由，這裏需要說明。

德國之進攻蘇聯，對於德國有許多利益。第一，蘇聯的防線是很長的，她不能像羅馬尼亞，匈牙利，以及芬蘭的軍隊去攻打蘇聯。第二，在這個攻擊中，德軍可以充分的利用陸戰和空戰，以代替她的削弱的海軍。第三，德國在軍事上及戰略上的指揮官是比較精明強幹的。第五，德國可以擄動她的工業中心到蘇俄境界，目的可以避開英國空軍的轟炸。第六，德國佔據烏克蘭及高加索之後，很容易進攻近東的伊拉克和伊爾。第七，德國的目的地是烏克蘭

和高加索。這兩地與德境的距離僅六百英里，對於輸送軍隊和軍需並不很遠。第八，德軍的目的地雖是很小的區域，然而這兩個地方是寧格勒，和其他地方。

在過去兩年的戰爭中，德國已經佔據了不少的領土，可是食糧問題尚未解決。在德軍所佔領區域之內，食糧的生產，在普通年歲，收穫並不大，可是烏克蘭是有名的歐洲食糧庫。這一點，在希特勒「我的奮鬥」中，已經很透澈的說明了。高加索是產油區域。德國在戰爭中每年石油的消耗總量計約二千萬噸至四千萬噸，而德國所生產的，僅及全數的百分之十。雖然有大量的人造石油製出，並有羅馬尼亞生產的石油來補助，然而終於不敷德國的需要。

關於蘇俄石油的產量，估計着每年有五千萬噸之多，其中百分之七十五是產自高加索。因此，如果烏克蘭和高加索能够被德國佔領的話，小麥，石油，煤礦一切的供給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了。

此外，德國佔據這些區域之後，不需要再佔據蘇聯的其他地方，因為蘇聯如果失去這些土地，就沒有反攻的能力了，德國即可派遣軍隊，進攻伊拉克，伊爾，或印度，至少說，德國軍隊可以佔住腳步來保護自己。所以說，德國之攻蘇，是個生死問題，也可以說，在建設世界新秩序當中是個最困難的一件工作。



(上接第三頁)

本身的利益作為前提。這是很容易了解的。荷印對於開發天然資源所採取的態度是獨力經營。這種態度不但阻止了荷屬領土內的經濟的正常發展，並有害於一般的人類福利。假使荷印允許日本開發其天然資源，或允許日本與其合作，共同開發資源，則對於人類福利之貢獻殊屬匪淺。日本所希望於荷印者亦即在此。

過去二十年間，日本在南海區域委任統治地內的成績，足以證明日本開發天然資源的技術和勢力。日本如以開發南海區域委任統治地的經濟力用之於南海諸國的開發，對於遠東的前途必有很大的貢獻。日本在南海諸國的經濟開發，必造成日本向該地移民的現象。移民之舉口是南海進的首要條件，同時也是日本過剩人羣的出路。過去日本移民係以南北美及夏威夷的對象，在南海區域內，除菲律賓外，日本居民是極其有限的。

日本在菲律賓羣島中達法歐島的居民不過是二萬名左右，大部分從事於耕種。在荷印的居民，總數尚不及七千人。因此，日本人民如能移居荷印，對於其經濟開發實有莫大之利益。從政治與地理上的立場來說，日本向南海區域移民比較向南北美移民為容易。除法屬印度支那不允許任何外籍人民移入外，日本過剩人口的唯一出路就是荷印。但荷印政府最近對於外籍移民亦頒布限制法令，因此日本過剩人口在南海區域內已找不到適當的移居地。假使日本移民能够增進南海區域內土著人民的文化程度，則得其福利者不獨為當地土著，即統治南海區域之西方諸國亦蒙受很大的福利。

日本堅信日本方面對於南海區域的經濟開發，不獨可以增進遠東諸國的商業關係，並可推進世界的和平，促成南海諸國的經濟繁榮。日本南進的真正目的也就是為了完成上述各點。

·明·

德蘇兩軍兵力之分析

陸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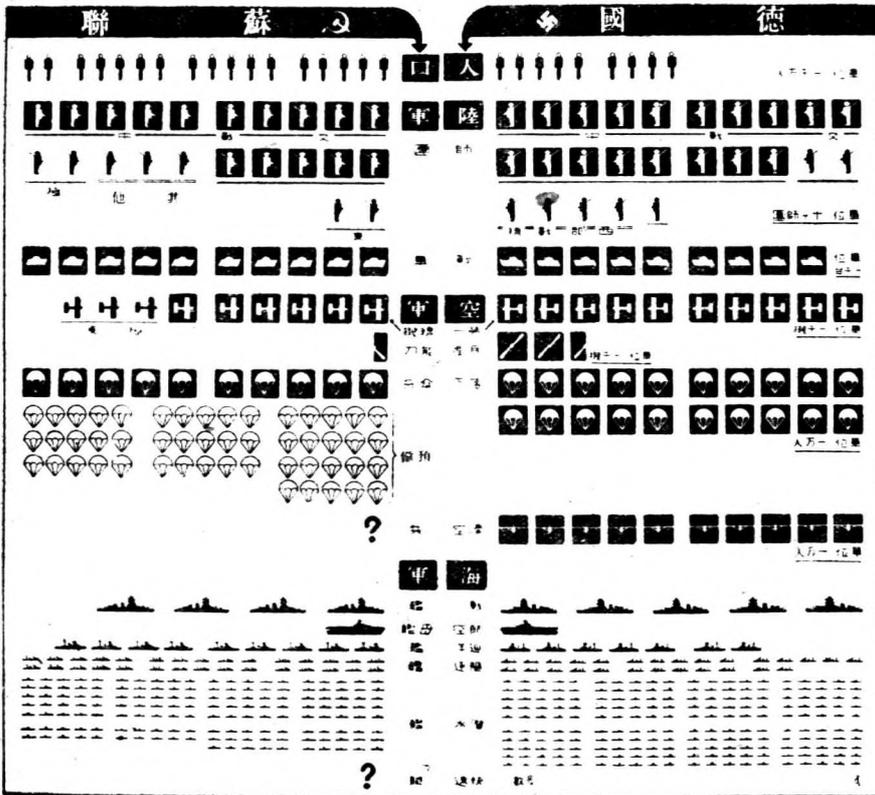
關於兩軍動員之能力，曾有種種之報道，不過比較妥當的看法，是將其最大限度，推定為總人口之十分之一。開戰當時之總兵力，德國是二五〇個師，蘇聯是二一九個師（粗師團一七〇，騎兵師團三個半，機甲旅團四六），在國境衝突者，各有其全兵力之三分之一，即德國是一八〇個師，蘇聯是一一五個師。然蘇聯一個師團之兵力，約二萬六千人，所以兩國在人數上，可以說是旗鼓相當。戰車的數量，蘇方比較的多，然傳說着德方，到對波戰爭的時候，也已有了八千輛。機甲部隊，德國由三〇個師所編成，（戰車二〇師，汽車化〇師），對此蘇聯則以四大旅團所編成；由其編成及質素上來說，德國是佔優勢的。

空軍

蘇聯之第一線機，於宣戰同時，因德機之乘隙攻入，多數在地上，即被擊破；又因其生產能力較低與品質較劣，故相對的已逐漸不如德國。航空步兵，說起來蘇聯是個先驅，可是現役者，大概還是德方較多。空中列車之滑空兵，因為是新的創造，其詳細狀況，尚未判明。本表係以已訓練完了者為基礎之數目，以指揮者資格能活躍的甲級滑空士，均不能超過一千名。

海軍

蘇聯因有權於遠東，故分散在波羅的海，黑海，裏海上半年是凍結時期，雖施訓練，所以現狀，艦隊一類的組織，除黑海外，再沒有現狀，至德方在此，所配備者，係少數之潛水艦與數十隻快速艇。蘇聯在黑海，也備有快速艇，其隻數不明。然實際隻數，德方似仍較多。除上述之兵力外，德國尚能使用之兵力，有芬蘭，羅馬尼亞，匈牙利等六十個師，蘇聯也有目下正與英方交涉中之蘇波軍之捕虜二十萬之使用。



德蘇戰關係條約之正文

明

◇德蘇不可侵條約

德蘇不可侵條約，於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於莫斯科正式簽字。全文：
德意志及蘇維埃聯邦兩國政府，基於使德蘇間和平之強化及其希望，由一九二六年四月德蘇間，所締結之中立協約之基本的條款出發，締結如次之協定。

第一條：兩締約國互相約定，彼此間不問其為單獨的及與他國共同的，均不得行使暴力及作侵略與攻擊之行為。

友吾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德蘇間締結不可侵條約於莫斯科正當時出席者，有史太林，德外長李賓特洛甫，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圖為德約簽字後了後史太林與李賓特洛甫言狀之狀。

第二條：兩締約國之一方，如成爲第三國攻擊之對象時，另一締約國，不得以任何形式，援助該第三國。

第三條：兩締約國政府，爲交換將來對兩國有共通利害的關係諸問題之情報，應保有經常之連絡。

第四條：兩締約國不參加直接或間接以對抗締約國任何一方所形成之國家團體。

第五條：兩締約國間，對一切問題，如發生異議及紛爭時，兩締約國對該異議及紛爭，應交換友好之意見，遇必要時，得設立以解決紛爭爲目的之委員會。務使其由和平的解消。

第六條：本條約之期限爲十年，但兩締約國之一方，如不於一年前通告廢棄，本條約之有效期間，得認爲自動的延長五年。

第七條：本條約應於可能之最短期間內批准之，批准交換，於柏林實行之。本條約，與簽字同時即發生效力。

◇三國同盟條約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八日，於柏林締結了日德義三國同盟條約，其全文如次：
第一條：日本國承認德意志及義大利在歐洲對於新秩序建設之指導的地位，並尊重之。
第二條：德意志及義大利承認日本關於在大東亞新秩序建設之指導地位，且尊重之。
第三條：日德意三國約定，本前記之方針而努力，應相互協力，並約定三締約國中任何一國，受參加現在之歐戰及日華紛爭之一新國家之攻擊時，三國間應出所有之政治的，經濟的及軍事的方法，實行相互之援助。
第四條：爲本條約之實施，應由日德義三國政府任命委員，即時開辦混合專門委員會。
第五條：日德義三國確認前記諸條約國之



去歲九月二十八日，日德意三國同盟條約在柏林簽字，圖中起立宣讀德政府宣言者爲德外長李賓特洛甫。自左至右爲日駐德大使，希特勒，意外相齊亞諾。

各自與蘇維埃聯邦之間現在之政治的狀態而不發生任何影響。
第六條：本條約與簽字同時即行實施，由實施日起十年間有效。
右期間滿了前適當時機，可基於締約國之一國之要求，從事關於本條約之更新協議。

◇日蘇中立條約
日蘇中立條約，係本年四月十三日，於英



斯所簽定者。其全文：
 第一條：兩締約國約定維持兩國間和平及友好之關係，且相互尊重締約國之領土保全及不可侵。
 第二條：締約國之一方，如成爲一個或兩個以上之第三國之軍事行動對象時，他方締約國應於該紛爭全期間中遵守中立。
 第三條：本條約由兩締約國批准之日起實施，有效期間爲五年，兩締約國間，如於期滿前一年，無通告本條約之廢棄時，得認爲本條約自動延長五年。
 第四條：本條約應速即批准，批准書之交換於東京實行之。

與本條約簽字同時，兩國政府曾有左記要旨之聲明：
 大日本帝國政府及「蘇維埃」聯邦政府基於兩國間所締結之中立條約之精神，爲保障兩國間之和平及友好關係，日本帝國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保全及不可侵，一蘇維埃聯邦尊重滿洲帝國之領土保全及不可侵。

本年四月十三日，日代表松岡外相及奧蘇聯代表莫洛托夫外交人民委員長於莫斯科簽訂日蘇兩國中立條約。圖爲日松岡外相與莫洛托夫史大林與親至車站送別之狀。



利凡命

小牛肝
臟製劑

強身補血之特效藥

本品採用小牛肝臟複煉濃縮。質料濃厚。功效靈驗。專治各種貧血。面黃肌瘦。精力疲倦。婦女生育過多。以及病後衰弱。最宜服用。

主治一切貧血。消化不良。神經衰弱。體質虧虛。功能強身造血。滋生血球。改善體素。延長生命。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藥房均售

LIVEMIN



華北總辦事處
天津英租界十
九號漢十六號



衰老之一半之謎

◇長壽一半是由於遺傳◇

·東·

一百年前，有人曾問過歐利夫·溫德爾·荷爾摩斯大夫，怎樣纔能長壽。「在未出生以前幾年中，」他動人說，「徵求一對屬於長壽家族的父母。」

當時並沒有科學的事實，可供給荷爾摩斯大夫去研究；他的診斷方案，只是根據觀察而立的。但是今日却有許多記錄證實了他的誠見。在約翰·賀浦金斯大學有雷孟德·麥爾路教授和他的助手們收集了九十歲以及年齡更高的三百六十五個人的家譜，發現了他們的父母的平均壽數，較未選取他們的父母的壽數長，約長十二年至十七年之多。有一位一百歲的老人，他是由活到九十七和一百零一歲的父母所生，並且是由壽數一百零四、九十八、一百零六及九十七歲的祖輩所傳下來的。麥爾路教授因此發表了這個信念：活到九十的人們，是大自然依着「適者生存」的定律而選擇的。他們能活到那麼高的壽齡，是因為他們有「一體上的優越組織，可以抵抗疾病。」

培養纖維素的技術上。方法是將一個雞心浸在一種有滋養的溶液中，使牠活了二十五年多。他又發現了這麼一個事實：若是他將小雞的血加入在溶液中，在纖維素的增長上，就起了微小的變化。但是他若滴入老雞的血，那麼對於纖維素的生長上，就依着雞的年齡而有適當的阻礙。

衰老許是在生存時與微生物、毒素、饑餓、過勞等衝突的結果。根據這個學說，對於老邁龍鍾，和在健康上延長人類壽命遠超過現在的限制而存在的可能，就沒有生物的需要了。現在在美國的醫學界中的人士和化學家、生物學家組織了一個衰老研究會，他們不只是純粹要研討年齡的增加，而且要研究老年的健康。大多數人懼怕老了，因為他們以為一老，就成了昏庸老朽，五官失了效用，肌肉不隨意，關節不靈活。但這些衰退的現象是必須發生的嗎？

克爾魯博士相信年齡加長，由病傷而復元則漸慢。這是因為血的衰退。但是若將陳血換以新鮮血，也不足以使牠恢復。衰退的纖維也不斷的將荷爾蒙 (Hormone)，酵素 (Enzyme) 以及其他化合物輸入血液中。這種輸滯作用在施行手術後兩個星期內，就存積到很可觀的程度，只好再行抽血換以新鮮血。所以這種方法僅能暫時使之返老還童而已。

在醫學上的進步，多半是在延長死期的技術上求發展。我們較我們的祖先能多活了一些時候，但是至終我們的身體的機構却要衰邁。就是一個人能完全躲過一切疾病，他到最後仍然死於老年。

在羅克非勒醫學院研究館中，有一隻老透了狗，牠衰弱的連飯幾乎都不能站起來吃。阿萊克塞斯·克爾魯博士決定用牠作一下試驗，究竟新鮮的血液對牠有什麼作用。在連續施行幾次的手術中，他將牠的血差不多抽去了三分之一，將其中的紅血球從血液中間分開，而將牠混入於一般正常的血液中所應含的鹽溶液中，最後再把這個新血注射到牠的身體裏。當狗從施手術所感的劇痛恢復過來，牠就奔跑，吠叫；這些舉動在牠是久已無力再彈之調。牠的眼睛清明了，眼臉也恢復了正常狀態，皮毛也有了，並且除此以外，更重要的是牠不久又對異性的精力發生反應。牠是重生了。

克爾魯博士又將這種現象更推廣到他那隻



天津夜話

馬野吟

因為家住城內一個頗為偏僻的胡同裏，所以洋車夫拉起來很不好走，好像是剛剛落了雨，又像是沒有，因為城內有些地方就是不落雨也會有泥濘的。正好洋車夫又不認識路，並且要時時繞開在胡同當中乘涼的大人，小兒，姑娘，少婦，老太太或老爺子之類，因之便只好慢慢的轉一個一個的灣。倘如沒有行李，我是絕不坐車的，因為從車站到我的家，要經過一個「中字胡同」，時興到是時興的，可是只要從這名字上看起來，顧名思義，也可以想到這胡同有多少曲折。

可是走到胡同口的時候，却被一隊人馬截住了，下來一打聽，才知道是靠近巡警崗子的「一家死了人」。

我們這國度，只要是發生一點什麼事，看熱鬧的人是不愁沒有的。是誰說過一個笑話，吐一口唾沫在那裏看着，一會兒也會聚一幫人，就是這樣的國民習性，還被內山完造先生給稱譽得了不得，熱愛也任只是熱愛罷！我於是又可以聽到人們的打聽，批評，和嘖嘖聲了。

可是並沒有，因為一連傷風了將近兩週，又在車站擠了半日，所以疲乏了，到家便倒在牀上。好在隔壁的人家是整天放着收音機（當沒有節目的時候她會開收音機來代替，那位老太太就怕「鬧著」）。收音機的聲音和外邊的「議論」正好可以「中合」，以毒攻毒，雖然這樣反覆或哄隆隆降的一片，可是也就可以用唯心論的辦法來處置，假作外邊其實是什麼也沒有，甚至不過是起了夜風，反而覺得這體生活了。

我這樣的睡了一夜。

到第三夜的時候我就不大便於再施用我的「唯心論」了，說起來抱歉得很，因為死人的棺材還沒有搬走，而且恰好停放在我的院子外邊，所有的距離不過是一條胡同的闊度而已，因之，這好像是很難為情的，紳士或淑女們大概一定很討厭這樣的字眼，……就是那死人的氣味有些飄進我的院子裏來了。立體戰是近世紀人打架，為了怕出人命危險重修的，然而也仍舊是採取的老式，所以對這樣的「屍臭」，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而且據說（有一個誰家的小孩專作這樣的「情報工作」）那棺材底下確有血水流出來了。

受到了大影響的倒不是我，因為我白天不在家，要到處去瞎走亂跑，夜裏回來得晚，累了一天，不能不睡覺了，因之影射有機會可以下意識的領略那「異味」。受了影響的是家裏的人，尤其是妹妹，因為她住的樓房窗子差不多可以望見胡同裏的棺材，和她同住的表姐又胆量小，夜裏由明燦燦的路燈照耀之下，那棺材特別顯眼，使她半夜不能入睡，而且又要招呼我的妹妹作她的陪客。我偶然夜裏醒來，還會聽見那樓上喊道：「你又睡著了，你看，多怕人。」所以他們不只怕吸著那「異味」，而且連帶着受「失眠罪」。所以憤懣的情緒，是比較利害的，報怨為什麼死了人要停在胡同裏，並且還叨叨查衛生的警察為什麼不管。

自然，外人（不是外國人的思想，是指家族以外的人而言）的意見就並不如這簡單，原來他們是照舊在那胡同裏「納涼」的，好像這一回連隔壁每天放收音機的老太太也出來參加了。所以意見辯論和爭執也就更顯得火熾！

據說這死者原來是這樣的人：很胖，在什麼衙門裏當差，一個月有六七十元的收入，而在一塊的，就是大家所謂的「驕頭」是也。

於是議論就來了，當然是出「死」這一點上來說的，不過也可以分成兩派：一派說此君的死完全是咎由自取，因為他剛剛一病就就往醫院跑；吐了幾年的血，本來已經養得肥頭大耳，壯實了的，可是偶然的不舒服，也不過是腦袋發昏，大伏天常有的事，在家裏躺兩三日就好，跑到醫院裏去幹嗎去？那裏見着古怪病人就刺心挖眼睛的，結果死在裏頭了，冤不冤？另一派則直接了當，簡直說是讓女人給害死的，圖財害命，或者另有所歡了。證據是聽男人死在醫院裏就沒有哭。

當然，這兩派之中也有第三種人，不過第三種人往往不十分主張什麼，所以也只是嘖嘖咕咕，一頓而已。這些嘖嘖咕咕，大抵也不過是辯明聽到了此君進院之前，病的實在已經不吉呢，也不確，因為第一，他沒有存錢，所以談不到圖財害命，生前夫婦兩個人的感情又好，當然女人也不會擺佈他。那麼到底是什麼原因死的呢？不知道了，也只好別知道，因為一知道似乎就無話可說，也就沒有可以消夏的話料了。

所以這談話是毫無有結果的。不過我却不能不退出這消夏的會了，因為又到了睡眠的時間，兩個眼睛雖不願意這種場合而支持。

又過了兩天後夜裏從朋友處回來，看見棺材沒有了，說是上午就運走埋掉了。停棺材的地方只還有新堆上的汚土和若干石灰。據說所以有了這麼多日子的原因，是因為等死者當差的那衙門的恤金，而那恤金是到今天才發下來的。

就是這樣的小事而已，過不了幾天，人們就會被另外別的新聞吸引去了。……當然，胡同裏的議論也沒有馬上就停止，如果沒有別的新事件，這議論看樣子是會永遠繼續下去的。

印象隨筆

由一件事而連想起來的

蘇芸

前幾天的一個下午，我和幾個同學到西城有點事，路過中南海時，忽然看見一大羣人，在南海門前圍聚着，看一件什麼事似的。近來電車常常出事，我想這次準又是電車軋壞了什麼人，一時的好奇心，走過去也要瞧瞧。

人圍得太多了，簡直擠不進去，費了半天勁才擠了進去一看，乃是一輛大車，驢子驚了，軋壞了一個驢夫，因此這熱鬧的人圍得水洩不通，甚至於當地的交通，都要斷絕。

於是有人開始議論了：「驢夫即然知道這驢子驚了，就當趕快鬆開，要不就把手拋下，往路邊便道上躲」，「活該這驢夫命短，會叫空車給軋死了」，「咳！來晚了，沒瞧見軋時什麼樣」，「謝天謝地，車從我身旁跑過去了，會沒碰着我」，等等的議論。

古人說過：「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這句話，對於現在，不大合用了，「人心不古」的緣故吧！或者，現代無有「人」了，只有「人」，惻隱之心會沒有？就拿上面那件事來說吧！聽見了這一大套的議論，誰也不能信這羣「萬物之靈」獨有「惻隱之心」。

由那些議論中，可以看見其中有幾種人：第一種人就是：來，擠進去看，點一點頭，再擠出去，也許過不了「一箭步」，早把這件事忘到九霄雲外了，這種「人」根本談不到有什麼同情惻隱心，簡直是無神精的機器人，他把軋死一個人的事，比每天早晨喝粥的事，還普通，這種人是無法救藥的了。第二種人就是：驢車由他身旁過去，而沒有碰了他，並且還覺得十分微倖的「人」，這種

「人」，神經倒沒有麻木，不過所謂同情心，卻是很少，簡直可以說沒有，他以為，驢車的驢子驚了，必得軋死一個人，而又沒軋死了他，那是非常的萬幸，他以為如同公益獎券似的，獎中必有一個頭獎，驢車沒碰了他，比中了頭獎還為微倖。

第三種人就是：車軋完了人後才來的，口中總以為當時沒看見為失，也許還說句：「太慘了」的話，當時他若親眼看見了準脫口噴出來，這種人，同情心惻隱心，是有的，不過是太少了，只說一句「太慘了」而已！

第四種人就是：一面為事情發生前出主意，什麼「不向西閃」，「不向東躲」的太息，他以為驢夫死的有點冤枉，稍稍向右，或向左，就不至成為輪下鬼了，這種「人」同情心有是右，可是不够水準，但不枉做個「人」。第五種人就是：驢

夫被軋後，趕快把他抬到車上，送上醫院，此種人，多半為驢夫的同伴，或一些車夫，他們的同情心很好，也許因為同工的緣故，但究竟比只為事前出主意的人強得多。

最末種人簡直不可以人論，就是以為驢夫死的活該，絲毫不在乎，他們也有神經，可是與同情心大相反，不但不同情，反以為活該，一千二百層的地獄，是他們的老家，所以例入未一種。

就上面看來，人太多了，同情心可並不多。

這事使我非常驚奇的就是：圍得裏外三圈的，中等教育中的學生，很多，而同情心多的，多是一些洋車夫，苦力們！

〈北 京 瑞 廠 存 古 胡 同〉
 (曲) (園) (出) (版) (社)
 電話三四二九號

本社特聘教育專家
 並對兒童文學有研
 究者編輯兒童讀物內

兒童福音

容充實圖文並茂本市
 書店書攤皆有代售
 零購批發均所歡迎

異軍突起



比翼鳥——各自飛

司徒京

「惟獨年青人的死，慣於震撼了我的心，使我驚縮於痛苦虛空的追念中……如果一個美麗生命的短促，正是一種美的深化，但這美又是太殘酷了。」

芳死後七日，我依例去墓地行一次小小的祭奠。在對野炎熱的陽光之下，我默對着鬆軟的墳堆，企圖想像她睡在那乾燥土壤下面的孤獨，來用感情設法獲取一點記憶。但悲哀竟為一種空虛之感所代替，我已不能像最後食婪地瞥及那凝靜如生的面目時，那樣痛哭。奇怪地，我仍似迷途於一個不能解釋，也不能使人相信的夢中。

在芳病纏綿日久的時候，常常有一種不幸的預感，壓迫着我，在充滿焦念與憂慮之外，每當涉思於過去的温情以及苦難，對於這事實便尤其感到盲目，那真如一個怪異的，難信的，綿長的夢啊。理智已變得疲憊而麻木，所以有一天我在日記上寫着：「今天過××街，抬頭大約是看見前面有一家店舖的招牌，矗立在空中，我幾乎可以說是曾經專注地瞻視着它。但過去後，這個物件頓時被遺忘了，苦思也不能再想起是怎樣一種東西。至今才知人當迷亂時，確是看到任何一點簡單的物件，而不辨其意義。一感覺乃正是如此。」

春天，每日下班行經北京站前的廣場上，身受和暖陽光的慰貼，看到新植的花圃中，若干玲瓏的欣欣花木，我便想到整齊的輾轉床上，當任絕無季節所帶來的一切美麗與生機，就覺得十分惆悵。在公事房常常經手一些異邦人寄往國內的Lily Card，背面印有迎春粉屬於這城郊的名園勝景。其中有一類是迎春粉水波延展開去，對面是滿山坡的綠草，而佛香閣高與雲天相銜接是何等的神往。又有一類題名長廊，一側是無盡的畫廊，另一側則是悠遠的湖面，園中海沒有登瀛抑或曉霧，極其靜謐，

乃有一颯夢幻樣的朦朧影子，湧上心頭；我牽着那團片，陷於沉思中，想像我們若能携手徜徉於長長甬道上，應該是怎樣的快樂；芳還沒有玩過那皇家的庭園，但是她曾有過這樣的希望，也是我有過這樣一個誠懇的願望。但後來這願望竟不得已而變成一種違心之談，而向自己最親切的人而作一點欺哄無助的撫慰，矛盾之間，悽楚乃莫過於此。

某一天食晚在局中工作，無心傷害了一隻小飛蟲，它不能圍繞着燈亮再事翱翔了。我會謹慎地幫忙它，使它翻身爬伏在桌上，希望而且等待它復元。但終於它死掉了。想起它幾條如絲的小腿，向空際蠕動掙扎的受苦樣子，便覺得生命之可哀。人帶來了生命之後，無論他是否有所享受，奉獻，遺留以及攜帶什麼以俱逝，也終不能擺脫死的折磨。人的生命原是短促，堅強一點，但卻要無奈地支持着最大的苦痛，這真是一件碎心的事實。

芳在病中的某一天為我叙說一個夢，夢見在幼年的學校裏，與兩個同學在一起，其一似是妖怪，便欲嚙芳，她讓它吃另一同學而不一驚，驚醒時猶有餘悸。這裏面包含着她孩子時代的天真同幻想，是一個詩意的憂鬱夢。每個人地愉快的那年，有他的留戀想望以及哀傷之感，彼時即使無知，日子也是輕鬆的。這對於外性格皆如孩子却受着最瑣碎微末；家務的糾纏的她，更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她又曾告訴我，某個寒冷傍晚，自其四姐處回來，在巷口下車買一些花生，步行一段路回家，即覺得軟弱不支。我腦中浮起她蒼白的臉，穿着大

衣的蹣跚樣子以及她守着爐邊剝花生吃的嘻笑神情。從這事實我體會到她對於生的喜愛和對於一個溫暖家宅的貪戀。當她喊：「自知不起而以如常的聲音呼叫：『我捨不得啊！』時，我模糊中看見我的淚滴在她的枕邊。

我與芳係舊式的結合，性的交接首先揭彼此的神秘，而設法培植起一種健康的愛情，所以家庭中猶為風雨兩開，極多晴時與歡欣。她病中猶為我操持家事，予我最深摯的關心。且彼此身世俱苦，她幼失母愛，孤獨而衰弱地長大起來，同情憫憫或係一個軟弱人性的發抒，但我看顧他終於未能盡善地使免去生命的剝奪，這將永遠使我負疚。

去年我們過着刻苦的日子，她又須哺育兩歲的女兒，勞累之中而缺乏潤劑。在炎熱夏天她又無辜地被別人傳染上烈性的皮膚病，病時撫摸她發熱的手，臂腕上傷痕猶在。我因預防，曾一度分居。她因抑鬱，所以性格顯得暴燥易怒，每發脾氣。冬日某晚我曾勸她一次，病無言地掩在我的臂灣裏哭了。又有一天她的病體還未十分劇烈，我午睡至黃昏，為孩子們在院落裏挽手拜四方的歌聲驚醒，她在身旁也正睡着，窗外暮色蒼茫，寧靜如死，出自嬉笑兒女口中的歌聲，却是那麼低沉悽慘如輓歌，至今回思猶不能忘。

二十七年我在「春紅」一篇文章中寫過：「……惟獨年青人的死慣於震撼了我的心，使我纏綿於痛苦虛空的追念中。即使這些人素常與我相生疏遠，却也不克自制地予以最深切的惋惜和哀悼。這位女人的寂寞頑強，尤其類似一種刻毒的傷害。儘管世界上並無該死的人，而她也則不該死。這朵嬌貴的花，她沒有精巧地發揮了她的美麗，沒有享受了一個女人能享受的華美的春天，沒有享受了一個女人能享受的幸福。如果一個美麗生命的短促，正是一種美的深化，但這美實是太殘酷了。……意外地我又須重經這種情緒的洗滌，而且只有更深地沉，更遺憾，更覺得抱歉一點。為了妻留下兩個無知而稚弱的生命，我將頹喪地生活下去，但誰還能那樣大當地給我以摯愛的關懷呢！」

末路

友智

上帝忽略了一所老朽不堪費屋的一角，沒有給那裏的人們一些聖水，沒有使他們嘗到快樂的滋味，不！他們也會嘗到些，但只是剎那的，片刻的，現在仍是被上帝忽略着，忘掉了他們這在人間！

燕萍與雅智用十元的代價租到一間破舊不堪的屋子，雖然這數目在窮人們眼裏不過僅僅是滄海之一粟，但是在失業已久的他們，就是盡了全力也不容易湊出這筆巨款，無怪房東要下逐客令了！

「今天房錢再不能給，一定要實行最後的辦法——請你們搬家好了！」房東的拿手戲就是搬家，當然吳二爺也無須例外。

「不！吳先生！請您再寬限一天吧！雅智今天一早就出去了，他回來之後也許會有辦法！」燕萍嘴裏說着，心裏知道這不過是自欺欺人！

吳二爺像是要跳起來，「甚麼？再限一天！再限一天！一問你取房錢就是再限一天，請問已經有幾個一天了！」……房東的怒吼驚醒了燕萍抱着的孩子，一陣哭聲，似乎在替燕

萍辯護，向房東訴苦。「小玲，忍耐些吧！等一會爸爸回來會給你買來餅乾的，你想：媽不吃東西那兒來的奶呢？」燕萍的眼淚流落在小玲正在哭喊着的嘴裏，他似乎知道這並不是他所需要的，哭喊得越發利害起來。

「這樣辦吧，我再給你們最末的一天，明天早上不能給錢，那是你們一定要叫我行最後的辦法了，記住！明天早上！」哭聲送走了房東！

「最末一天！最末一天！天呀！這真到了我們最末的一天了嗎？」

一陣狂笑聲，隨着沉重的步子，進了這所破屋。

「萍！你在說甚麼？最末一天，那才可笑呢！甚麼叫最末一天？告訴你，相信吧！以後我們就是富翁了！」

「雅智吧！剛才房東又來催房錢，他說再不給一定要搬家了。」

「錢！錢不成問題，要多少？既然是富翁當然有錢，要多少？拿去！」他突然由身上拿出一捆鈔票，向地下一扔，但是臉上却現出蒼白可怕的神氣。

屋裏的空氣因為這捆鈔票的關係，立刻顯着緊張，於是燕萍的態度也隨着空氣轉變，趕快扔開了正在哭喊着的小玲。「告訴我，雅智，告訴我這

是那兒來的？我真怕死了，你一定……」

「快不要說了，我不希望你問它的來路，我給得的，不，也許是朋友借給我的，但最好請你不要問它的來源吧！」

「哼！鬼話，借來的！上次借了好幾天才向從前最要好的朋友借到五毛錢，世界上的好位也太多了，能够借給你錢，明明是欺騙我，我從前總以為我們是有希望，只要能忍耐些時，誰料想你墜落得這樣快，你這敗類，害人的賊，好！你現在發財了，請做富翁去罷！我不願意你在這裏，更怕見你那張面孔。」她似乎是瘋狂了。

雅智看了看地上紫色的鈔票，像是已經失掉第一次見它時那樣的含有引誘力了。

「燕萍！」他看着她，有話要說又沒有勇氣。

「原諒我吧！萍！我有我的苦衷，這並不是我的罪惡，這完全是環境逼迫我走上這條末路，我怕見房東的發威，不忍聽孩子的哭聲，或見你一人暗泣。這都給我很大的打擊，都是促成我做賊的元素，當時我決定了兩條路，一條路是……」他從身上取出個紙袋，「你看，我想用它做領導，去尋覓我們理想的樂園。」

「啊！鴉片！」燕萍望着那個紙袋！

「是的！一條路就是要試試我的阻礙，於是我每天都在街上

流浪着，對你說去找朋友，想辦法，那正是我在期待着機會，終於有了今日的成功，不過這成功還不足以彌補我的遺憾，萍！原諒我吧，現在我後悔了，我寧願讓這黑暗的社會欺騙了我，我寧願給這黑暗的社會更加些黑暗，罪惡！」

「那麼這錢怎麼辦呢？我們以後又怎麼辦呢？」

「這錢我決定帶它一同去自首，至於以後……」

他看看破屋的四壁，與手裏緊握着的紙包，突然抬起頭來！

「燕萍！你還希望有以後！你還要徘徊在這罪惡的社會裏？這裏沒有我們留戀的餘地，我們只有到天國去發覺我們的樂園，那裏才有我們的地位，有我們的幸福，燕萍！不要傷心，這不是生離死別，正是去享受人間得不到的快樂。」

「哦！零，你是這樣的沒志氣！」萍的臉色變得那麼蒼白，聲音是顫抖着。「你既然寧願被社會所欺騙，為什麼你要躲避了社會？你真是弱者嗎？不，我決對不允許你現在就走到天國去！對，我們要奮鬥，忍耐，等待着我們的時機！零啊！允許我吧！」

萍淒然跑在零的面前，雙手扶着零的膝頭，仰面望着零的可怖的臉。

零緊握着雙拳，淚眼仰望著棚頂，口裏狠狠的說着：「奮鬥吧！忍耐！零！人生永遠是這樣的吧！就這樣互相鼓勵的活着吧！」

屋子裏暫時安靜了！忽然小玲的哭聲又起來了！模糊中又傳來了房東的脚步聲！

人的生動影像在映幕上顯出來，像他活著一樣，穿著黑色禮服帶白手套，手中拿著禮帽。

影片中的亡人，（在映幕上指手畫腳地，留聲機發出聲音）：諸位太太先生們，你們看見一個死人在他下葬的日子致詞一定驚訝，這不是常見的事，我知道，但是我利用了科學進步來在我的墳上說一小篇演說對你們洩漏我一生的秘密，我整整一生中就是特別的胆小，我從來不敢在我女人面前提高了聲音，我怕打架，這個膽人就藉此同我最好的朋友愛得門欺騙我，愛得門現在就在這兒呢。我特別的情緒性不讓我對他們的行為所想到的話告訴我的女人和她的情夫，我隱忍痛苦一直隱忍了二十年，但是在我覺出快要死了，這言復仇的念頭突然在我腦裏萌芽，借了這樣帶留聲機的影片我可以容易地，把我的念頭實現啊！我怯懦了一輩子！好，人們在我死後可以見到，我是否把愛得門的事告訴他！啊！我活著從不敢提高了聲音啊！現在，就要改變了！今天我死了，我沒有任何理由害怕了，我再也不怕打架，什麼也攔不住我喊：「愛得門先生，你向我做事像一個醜態人！」

愛得門（驚恐）：「可是……可是……」
亡人的影片：「怎麼！你在我墳上講演就沒害羞，愛得門先生，二十多年以來你讓我當忘八，啊！愛得門先生，你還想我不知道你那卑賤的非理行為？不能，我連最細小的事都記得，比如，我第一天領你到我家吃午飯時，我的女人就傾心愛上你，你還記得嗎？愛得門先生，在飯後你還唱了一個放浪的小曲，曲子裏是這樣句子，（唱片唱）：可拉拉，她有一粒毒藥。

在什麼地點？在什麼地點？
就是在在大肚子馬歌東長慈癡的地點。
究竟在何處？究竟在何處？
就在同樣的地方，像我的蘇菲。
是的，但究竟在何處？
愛得門：「不害羞的！停止放映！停止留聲機！亡人要不自尊，他至少要重視我們現在所在的地點。」
亡人的影片：「可是現在我要永遠離開你了，親愛的愛得門先生，但是在走以前我一定告訴你這件事：你的女人，你愛得門的女人，親愛的董玉讓，啊，她很久以來就欺騙你，就同教堂中監守藏衣室的人欺騙你；你的大女兒得到一個非洲獵人的歡心，可是你的小女兒對一個第五的老頭子沒有什麼可拒絕的了，至於你的女僕……（愛得門跑上前去拆毀了映幕，弄碎了，消滅了。）（幕下）」

「徵友信集」告訴你怎樣和未相識的男女朋友通信
「徵友信集」指導你怎樣去獲得未相識朋友友情

徵友信集

八月十日出版
特價預約 明日截止
從千餘封徵友信中，選出了這最精華的一部份！

有熱情，有真誠，有坦白的自訴，有友情的安慰和學術的砥礪！
是一部最適合青年男女需要的，時代的，新穎讀物！

本書經過月餘的收集，整理和編輯，從千餘封徵友信中，選出了這最精華的一部分，印行成書。相信是一部前此未有的新穎供獻。所有的文字都是出於數百青年男女的真實手筆。毫無偽飾的訴訴着，他們需要友情，互助，安慰和鼓勵。是心的呼聲，同時也是心的共鳴！做書簡看亦可，做散文看亦未嘗不可。確是青年男女應當人手一冊的有價值讀物。

三十二開本，彩色封皮，上等報紙精印
每冊實售國幣一元，預約特價八角

吾友報社發行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My Friend

The Romance of a Busy Broker

By O Henry

(Continued)

He who has been denied the spectacle of a busy Manhattan broker during a rush of business is handicapped for the profession of anthropology. The poet sings of the "crowded hour of glorious life." The broker's hour is not only crowded, but the minutes and seconds are hanging to all the straps and packing both front and rear platforms.

And this day was Harvey Maxwell's busy day. The ticker began to reel out jerkily its fitful coils of tape, the desk telephone had a chronic attack of buzzing. Men began to throng into the office and call at him over the railing, jovially, sharply, viciously, excitedly. Messenger boys ran in and out with messages and telegrams. The clerks in the office jumped about like sailors during a storm. Even Pitcher's face relaxed into something resembling animation.

On the Exchange there were hurricanes and landslides and snowstorms and glaciers and volcanoes, and those elemental disturbances were reproduced in miniature in the broker's office. Maxwell shoved his chair against the wall and transacted business after the manner of a toe dancer. He jumped from ticker to phone, from desk to door with the trained agility of a harlequin.

In the midst of this growing and important stress the broker became suddenly aware of a high rolled fringe of golden hair under a nodding canopy of velvet and ostrich tips, an imitation sealskin sacque and a string of beads as large as hickory nuts, ending near the floor with a silver hear. There was a self-possessed young lady connected with these accessories, and Pitcher was there to construe her.

"Lady from the Stenographer's Agency to see about the position," said Pitcher.

Maxwell turned half around, with his hands full of papers and ticker tape.

"What position?" he asked, with a frown.

"Position of stenographer," said Pitcher. "You told me yesterday to call them up and have one sent over this morning."

"You are losing your mind, Pitcher," said Maxwell. "Why should I have given you any such instructions? Miss Leslie has given perfect satisfaction during the year she has been here. The place is hers as long as she chooses to retain it. There's no place open here, madam. Countermand that order with the agency, Pitcher, and don't bring any more of 'em in here."

The silver heart left the office, swinging and banging itself independently against the office furniture as it indignantly departed. Pitcher seized a moment to remark to the bookkeeper that "old man" seemed to get more absent-minded and forgetful every day of the world.

(To be continued.)

一個忙碌經紀人的羅曼史 (續二)

陳 雁譯註

凡是沒有看見過一個紐約商業區的忙碌經紀人當商業興盛時的情形的人，就不足以談論人類學。詩人歌咏「光榮生活的繁忙時刻」。經紀人的時刻不但繁忙，而且每一分鐘每一秒連電都像電車上滿是拉住皮帶站著的乘客，和前後腳踏板都擠滿了人似的沒有一點空閒。

而這一天是哈威·馬克司威爾繁忙的日子。電報機器上開始一跳一跳地捲出一團一團的紙條，桌子上的電話不斷地發生嘈雜的聲音。一些人開始擁進事務所來，高興，激動，騎着欄杆不正經地大聲招呼他。信差拿着信件電報跑進跑出。事務所裏的辦事員跳來跳去，好像是風浪中船上的水手。就連畢查臉上的莊嚴也弛鬆了一些，顯得有點興奮。

在交易所中，行市的暴漲暴落，就像狂風，山崩，風雪，冰河，火山的變動一般，而這些自然力的動亂在經紀人的事務所中重演出來不過規模較小罷了。馬克司威爾把他的椅子向牆一推，彷彿在跳足尖舞似的處理他的事務。他由電報機一下跳到電話，由書桌一下跳到門口，帶着那種小正似熟練的敏捷行動。

在這越來越重要緊張的情形之下，那位經紀人忽然發覺了一團捲出的金黃頭髮在一頂絲絨和駝鳥羽毛做成的氈氈氈的寬沿帽子下面，一件假海豹皮的短外衣，和一串枝節大的掛珠，還繫着一個銀雞心，幾乎拖到地面。這一些附屬品是和一個沉着的女士發生關係的，畢查在那裏預備為她解釋。

『由速記員介紹送來的女士，來接洽那位置，』畢查說。

『什麼位置？』他問，縐了一下眉頭。

『速記員的位置，』畢查說。『你昨天讓我打電話叫他們今天早晨送過一個人來。』

『你發疑，畢查，』馬克司威爾說，『我為什麼要這樣吩咐你？萊斯麗小姐在這裏做了一年叫人十分滿意。祇要她不辭，這位置總歸是她的。這裏沒有空缺，太太。向介紹所收回成命，畢查，別再把她們任何人帶到這裏來了。』

那銀雞心離去了這事務，當它憤怒而去的時候，搖擺着衝在事務所的傢俱上發出釘鏗的響聲。畢查抽空對速記員說，那老傢伙好像一天比一天更心神不在，忘記了一切的事情。(未完)

denied the spectacle 沒有看見過；manhattan 紐約商業區；hanging to all straps and packing platforms 懸在所有的皮帶上和擠滿前後的腳踏板，以電車的擁擠來比喻時間的匆忙；ticker 電報收報機的一種，能自動印出行情於紙條上；elemental disturbances 自然力的動亂，指上面的狂風，山崩地裂等，比喻行市的暴漲暴落；canopy 天幕，指寬邊帽。

二 回憶我第一次接生的時候

嘉琳

三年前的一个暑假，我聽了母親的話，同時爲了自己的前途計，我不得不離開那栽培了我七年的××學校，投考入第一助產學校裏了。這個對我極其陌生的學校，不單我對它陌生，我想很多人對它也極其生疏吧！因爲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第一助產學校參加過什麼運動會；或參加過什麼演講比賽……它只在這古蹟的一個角落裏，靜靜的生存着，雖然外面是那麼安靜，你到裏面却可以時時的聽到：人間最痛苦的呻吟，和一些無知的嬰兒的啼哭聲！

我們是三年畢業，開始接生時要在第二年的開始，產科學完以後才成，在沒接生以前，我時常羨慕着高班的同學能到產房接生，時刻在希望着自己接生的時候，終於在產科學念完以後，第二年開始後的一天，工人到宿舍叫：「××先生！到產房接生！」

我高興極了，慌忙穿上制服，到產房後按着產科上所講的，刷手，泡手，將手消毒後，穿上消毒大褂，站在產婦的右邊，將剪子，鑷子，棉花，紗布等都預備好了。

這產婦是第四胎，因爲在每個學生初次接生的時候，只能接產婦，因爲產婦生產容易，危險少，初產婦生的慢，而且時常會發生意外的危險，所以不能叫一個毫無經驗的人接初產婦——這時這位第四胎的產婦，因子宮開時的收縮，而發生陣痛；因此產婦不時的發出哀聲的喊叫；呻吟，經過相當的時候，胎膜破了，胎兒的頭已經看見，這時我的心跳得厲害，手也跟着顫抖起來，產科裏所講的早忘得一乾二淨。因爲是產婦，所以孩子很快的就降生了，我將這又熱，又滑的孩子接在手中，啊！一個又紅，又胖的男孩子，我又驚，又喜

，默默的望着那哇哇亂哭的孩子。「還不快樂嗎？」旁邊的×先生，看我就在那裏，着急的提醒了我，我才知道帶帶還沒斷，我顫抖着手將臍帶斷了。

「先生！男孩？女孩？」那位產婦，雖然已經筋疲力盡，可是她還着急的問。

「一個又白，又紅，又胖的男孩！」我很快的回答她。

「先生！真的是男孩嗎！啊！我的老佛爺！我的先生！您的手藝真好，一接就是個男孩，謝謝您！先生！我們當家的已經四十多了，整天盼着得個兒子，偏偏我不爭氣，一連養了四個了頭，爲了這個我們當家的常和我拌嘴，先生！您想我有什麼辦法呀！誰不願生男孩呢！這次他送我入院時說：『你要再養個了頭，就甭帶回去了，給醫院吧！我養不起那麼多賠錢貨。』」先生！我真得謝謝您！您貴姓？」先生聽了我的話，又驚又喜，她笑了！

這是從心裏發出來的笑，她好像忘了剛才孩子給與她的痛苦，不斷的在叙說着。

「我知道你喜歡男孩，所以給你接個男孩，你好好靜養吧！別多說話了！一會給你孩子瞧。」我打斷了她的話，半玩笑，半安慰的對她說，其實男孩，女孩，那在乎接生的好壞？一般沒有知識的太太，在生了男孩以後，時常會這樣誇讚接生的人，假若你接了個女孩，也許會罵你一聲：「賠錢貨！」重男輕女的遺毒，直到現在還深深的印在每一個人腦子裏，我就武斷的說：「男女永遠沒有平等的。」

「就是平等，也不過是表面的而已，所謂：『一物降一物』那有什麼用呢！」

我將嬰兒料理好，等胎盤產出來以後，經

過一小時，工人將產婦抬至病房，我將嬰兒抱至嬰兒室，從此我每天至少要去看看那孩子五六次，我時常喂他，抱他甚至於吻他那白又紅的臉蛋，我莫明其妙我會這樣愛這孩子。

「又不是你的孩子，你那據愛他，將來你自己要生一個，那還了得！」同學們打趣的說。

過了九天以後孩子大人出院了，那位太太臨走的時候還說：「先生！您有功夫到我們家去，我住在××胡同×號，您可千萬去啊！」

「好！我有功夫一定去！你回家後好好喂孩子，按時吃奶，吃奶前將奶頭擦乾淨了，過四五天帶孩子來醫院檢查。」這是每個產婦出院時，我們必須對她說的話，雖然有的太太不按着你的話去作，可是我們仍然要告訴她們，勸她們，因爲這是我們的責任！

在她們出院以後，我心裏若有所失，說不出來的難過，我知道我不是捨不得那位太太，我是捨不得那又白，又胖的孩子啊！

以後我對於接生，比吃飯，睡覺還要平凡，一點都不覺得稀奇了，三年的時光很快的飛馳過去，一百多個小生靈由我手裏接出，其中有男孩；有女孩；有雙胎；有怪胎；有的已經死掉；有的還活潑的活着，而且已經會叫：「媽」了，然而他們在我腦裏只是一個淡淡的影子，我甚至一點印象都沒有，可是我永遠忘不了那給我最初的印象，它深深的印在我的腦子裏，啊！那白裏透紅的可愛的胖孩子！你以後可會認識我！





胃腸 營養 若素

兒童的伴侶

糖果不是兒童的伴侶，吃了是要生病的。玩具不是兒童伴侶，日久是要生厭的。兒童的伴侶，只有若素，若素可以解糖毒，服用若素，就是吃糖也不壞牙，若素可以助消化，服用若素，就是吃水菓，也不生病。

若素沒有苦味，兒童最愛服用，絕不像其他藥品，苦的難吃，兒童見了就害怕，若素可以當兒童的零食，隨時服用，既經濟，又去病，又壯實，這不是一舉三得嗎？

中瓶：三百片 大瓶：一千片。



北東京單新開路
若素製藥公司
本外埠各大藥房均有代售
濟南營業所：濟南商埠三路

吾友顧問



色情和虛榮的引誘 使她墮入了神女的生涯

顧問先生：

以文化為主體，幫助一切人的危難，或不可解脫的問題，早經一般人所贊許，欽佩；現在有一個關乎個人一生，在自己認為無法解決的問題，請不惜珠玉為之解答。

我是一個十九歲的女子，曾受過初中教育，在普通十九歲的女子，仍然是一個在學校受教育的白璧無瑕的女子，然而我却是飽經風霜，受盡侮辱，名譽一敗塗地，墜入神女生涯的女子了。

先生請不要笑話我，我的墜落，完全受到社會虛榮的引誘，萬惡金錢的罪孽，加到了意志未堅，發育未全的弱女子的身上。詳細的情形，我也不願去說，徒然使自己傷心，流淚，只有憤恨自己沒有堅定的把持，以致墜落到人所不齒的地位；先生！您真是一個超人者，當不致恥笑罷。

現在我在這人間地獄，已然有一年的歷史，在過去的二年前，我不但是一個學校的學生，並且在家庭中還是一個小小姐呢！色情和虛榮的引誘，毅然決然和家庭脫離關係，作下了終身的惡事，在生活上永留這一點黑跡；但是這身的回憶，是傷心？是悲痛？是憤恨？但是這不過是心裏表情而已。真實的表現，每天只有假意的嬉笑，造作的嬌態，酒臭的氣息和不同的生險；唉！二年前誰又想到二年後呢？！青春被自己輕輕的送掉，靈魂現已葬在墳墓裏，只有肉軀作着一班惡鬼的洩慾器，每天

每天所見所做，我也不願說牠，我更不敢去想牠；先生！社會上最苦的人，大約也就是像我這樣的人罷！

古人說：「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是一百年身。」先生！這兩句話，就武斷一個人失足，演成千古恨事，永久沒有後悔嗎？我覺得不然罷！現在我處於這種地位，使我就十二分的懊悔，父母的遠離，不承認世界上有這般一個沒出息壞家風的子女，社會上認為是最賤最沒有人格的女子；但是，先生！我是受到中等教育的女子，難道就運這個最淺鮮的條件就看不出來嗎？可是我沒有回天之力，能夠挽回，我以前的過失作為烏有；只有向新的途途奔走，我尋我所期待的光明，和正常的歸宿。

現在我須要脫離這人所不齒的火坑，去尋覓未來正常的歸宿；但是我每天所見的，是些大肚商賈，政客官僚，玩弄女性於掌股之間，沒有一個能對我表現出真情；先生！這個就是所謂「逢場作戲」，「千金買笑」嗎？這種人，當然在我尋覓歸宿的時候，是不歡迎的。

但是先生！我既然在這一肉市場出賣靈魂選擇，所來者好像到當舖中選購貨物的一樣來選擇我們，無須乎來用真情，對於這我尋永久伴侶，只有自己放開目光去選擇；可是我為了選擇終身伴侶，受了愚弄才墜落平康，現在又來選擇對象，實在有點「一次經絞咬，十年怕井繩」了。

先生！我是一個「吾友」的愛好者，每讀到先生對於解答一切難題，使我欽佩五體投地，現在我請求先生，能為我這可憐又可恨的女子想想，因為先生是一個男子，當然能够明瞭男子的個性，請先生指示一條明路，怎樣去選擇男子，不致能够騙我，這一點先生不致推脫

罷！請先生放心，都說作妓女的女子，完全趨向虛榮，使一般人不敢問津，所以才被人看為下賤，永沒有抬頭的那一天，但是我敢斷定我決不是這種女子，因為我為虛榮而墜落，受到人所未受的痛苦，還敢再去尋求虛榮；先生你以為然嗎？

先生！我不再寫了！因為時間已經快要天亮了；疲乏的身子不能再支持下去，最後一句只有期待先生能早日在吾友上公開解答，因為社會上愛慕虛榮，敬奉金錢而墜落的女子，我敢說並不是我一個女人罷！希望能以一次的答覆，來拯救無數的墜落者。不談了！

墜落而期待回答的女子吳貞嫻

讀到你的來信，使我們很同情你的遭遇，而痛斥社會的黑暗；但是社會是由不同階級的大眾所組織成的，當然是良莠不齊，需要我們以理智把持住情感，慎重的，自覺的，誠摯而坦白的和社會人羣去相處，自然不會受到社會的惡勢力所引誘。尤以你是受過中等教育的女子，竟因色情與虛榮的引誘，而走入墜落之途，這誠是一樁可憐又復可恨的事！不過，過去的傷心事，就讓牠隨著流光過去吧，關於你未來的命運，的確是應該仔細的，謹慎的斟酌一番，否則，終日燈紅酒綠的鬼混，人生也真太無意義了！

由你的信中，可以看出你現在是痛悔前非，力求自新，以你現在的年齡來說，能够及時悔過，尚未為晚，還是值得我們為你慶幸的！以後你要堅定了意志，找尋你所期待著的光明，和正常的歸宿，不必整日悲痛著自己的青春已經送掉；徒殘毀自己的健康，只要你是真誠的悔過，你的靈魂仍是純潔的！

為你的前途設想，我們認為只有兩條路：第一，你過去既能受到中等教育，那麼你的家庭經濟，一定不會過於貧苦，最好你現在

第一封誠懇的，深刻的乞憐悔過書，申訴妳現在所遭受的痛苦，用人情來打動；挽回妳父母對妳已失去了的慈愛的心。天下父母沒有不疼愛子女的，雖然妳是有過罪惡的人；即使妳父母仍在忿恨妳的行為不當，你再寫信給妳的親友，托他們和妳的父母去說項，乞求妳的父母拯救妳離開火坑，以後便由妳父母替妳選擇一個對象，使妳終身有了歸宿，這是一個最妥善的辦法。

第二，假如家是無法回去的，那麼你的對象，只好由妳自己選擇了，不過，在客人之要選一個忠於愛情的丈夫，的確是不容易，何況妳已經有過一次的墜落！幸而妳覺悟的早，若再有第二次的陷入苦海，那麼妳將永無重見天日之一日了！所以妳現在一定要謹慎的選擇下一位。我們認為選擇的條件是：他不是一個油頭粉面，衣飾豪華，行動卑鄙的少年；他不是用甜言蜜語，金錢財物換取妳的歡心，而是一個

具有相當的學識，行動和態度都是老練而不在乎，再考查他的內心是否真誠的愛妳，離開家的是要知道對方是否已有妻室，假如才離家笑的是生理，又去度著現婚的日子，那就不要嫁一個販夫走卒了！希望妳能在最近便獲得一個良好的丈夫，我們在祝禱妳早日脫離火坑！祝
夏安

編輯部顧問組

紅 數 字

無 奇

××市裏有一條街，毀滅女人的靈魂的人們，這條街處在租界和非租界相接的地方。在這條街的一面樹立著同樣樣式的一所一所的樓房；這些所樓房裏住著些過同樣生涯的女人們。

一個天真的女孩，她是生著黑色的頭髮，藍色的眼球的混血兒。她的母親是這所樓房裏出賣肉體的女人。這個可愛的孩子呀！她不知道稱作「父親」的是什麼樣的人；她從來沒有用過這種稱呼，稱呼過她家裏的人。有時因為她的親笑，她去逼問她的母親，向她的母親喊著，要她的稱呼作「父親」的人，這對於她的母親，是個難答覆的問題。她的母親真的不能確定的說，那一個男人，那一個國籍的男人，可以讓自已所生的女孩，稱呼他作「父親」，只好告訴她的女孩說「死去了」。

這個可愛的女孩，她有什麼罪過，生下來就遭每個人的歧視。聽著各種無故侮慢的勾手，有時她並不懂得，說話的人是對她侮慢，她當作讚美的話句，高興的接受了。

就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她已經活過了六個年頭，在她潔白的腦子上，只有奇怪，與疑問。她幼稚的思想，更不會想到她的將來。

在每所樓房靠近街門，塗著白粉的洋灰牆上，都有鮮紅的油漆描畫著不同的紅數字，這是他們每家門前的標記。

當太陽落山，黑暗籠罩著大地的時候，從每所樓房裏，播放出醉人的音樂，與斷續的歌聲。輝煌閃爍的燈光，照在穿著似薄翼般的輕紗的女人們身上。似操體操的擺動著身軀，塗滿脂粉的臉上，掛著媚笑。

她呆坐在石壘上，注視著油漆匠在她家門的塗著白粉的牆上，描畫著鮮紅的紅數字。她心裏奇怪，為什麼她的小朋友家上的鑰鎖孔裏向外窺視，但是不能看見什麼，因為她

異夜裏這樣熱鬧，母親為什麼單獨的把她在屋裏，讓她自己去睡呢。她有時偷偷的爬下床來，從門上的鑰鎖孔裏向外窺視，但是不能看見什麼，因為她

進出著這些樓房，懷著似猛獸覓食物般的心情，來玩弄女人的肉體，

就在這普通人家漸漸熱鬧起來，而這些所樓房裏反到寂靜的時候，一所樓房的街門石壘上，坐著三個字。

「吾友」訂本第二號出版了
內容豐富，文字雋永！
第二號自四月一日起至六月底止，共計二十七册，洋式精裝，每册僅收原價三元四角。



烏魯夫號歷險記

維·亞歷山大著
夫譯

(14)

從新嘉坡出來六天的烏魯夫號在悉尼和蘇
時間的航線上，拿捕了一隻由舊金山向悉尼航
行的美國三橋船俾路曉號，船上的貨物是汽油
，並且有很豐富的食物。牠的汽油，可以供給
烏魯夫號上的飛機幾個月之用。

亞爾基爾船長常常是許可俘虜們參觀擊沉所
拿捕的船隻。我個人並不以為他是要教我們知
道德國海軍的威力，或者類似這樣沒有理由的
用意；這種沉船的情景也確是可觀。我想在船
長認為我們這些俘虜，既不能有什麼妨害，看
一石也無不可。

俾路曉號的木船，是很不容易沉沒的，
但又不能任牠漂流在汽船的航線上，所以亞爾
基爾船長決定將牠擊沉。於是鐵彈一個接着一
個打到那隻美國船上，不久工夫，船上其餘
的汽油就流出來，散佈在海面上燃燒。在熱帶
夜暮是很快的到來，破曉的俾路曉號通體在火
海中燒起來了。那真是一個想像中最慘烈的情
景。但烏魯夫號却急急的離開那塊地方，因為
雖然是在中太平洋上，那樣的大火也足以引起
別人的注意了。

當烏魯夫號繼續在悉尼和蘇州間的正航線
上航行的時候，船上的飛機在早晨和晚間，則
作定時的偵察飛行，以便偵察商船和敵艦。這
架水上飛機叫做烏魯夫琴，是一架雙座飛機的

牠對於母艦在好些的場合下是很有幫助的，
但是在大部份航程中却不能使用。第一點，從
船上將牠放下水中太麻煩，同時水而又須平靜
。第二點，在甲板上停放着，最易引起過往船
隻的注意，這樣就弄穿了船的偽裝。因此大部
份時候總是將牠拆掉收在船中。

連續不斷的拿捕船隻，打仗，和交涉，船
上的俘虜逐漸增加，因此彼此之間就不免發生
齟齬。我們初上船時，存在各級人中間的那種
同舟共濟的義氣就完全沒有了。事情是起於一
把算術。(人們在沉船或被拿捕的船上逃出來
的時候，隨手要拿一些奇怪的東西。我們看見
上烏魯夫號來的人們，手裏拿一些無用的東西
像棋盤，太陽鏡，海象，甚至還有拿假蛇的
。隨德爾船長所發覺的算術在船裏顯然的就
像寶座一樣，除了船長自己以外，沒有人敢坐
一下。

一天，德爾從甲板上散步回來，看見威
路納號上的一個黃髮頭髮的茶房，坐在靠椅
上吸煙；他就很嚴厲的教他起來，那個茶房噴
出一口烟來，說我們都是一樣的俘虜，幹什麼
這樣。立刻兩個人就爭吵起來，那個茶房就被
擄倒在甲板上。
歐斯海路德大佐聽見喧鬧，就急忙下船，
就地審察一下。大多數的德國軍官在一切事情

上，都很看重階級；大佐聽了雙方當事人的情
形後，即向那位不痛快的茶房大發雷霆。
「再這樣，我就把你槍斃！」他咆哮着說
，「要記着，在這個船上你仍然是一個茶房，
這位仍然是你的長官。」

這件事解決之後，大佐同被捕的船長們聚
議，劃出俘虜們的社會區。船長，重要機師，
高級人員等佔據船後左邊的犄角。中等官員
分派在船前左邊的犄角，至於其他各階級的人
則佔據右邊。

這個分區並不是空洞而不可看見的，乃是
用船上一些盛食物的空木箱隔成的。箱口向
裏同時又可當欄柵用。這樣的措置很適於防止
搗亂份子。可是若不慎失火，那麼在幾分鐘之
內，即成火地獄了。

分別階級住區的制度成立後，就實行起來
。過去幾個月以後，又拿捕來各種不同的俘虜
彼此之間，很少有敵視的意味。雖然相隔幾時
，可是這些區域竟分得和城市的內外一樣的清
楚。

在拿捕俾路曉號以後兩天，又看見了一個
船。在甲板上的俘虜全被命令退下。烏魯夫號
立即追趕，將德國旗一升起來，那個船就納降
了。船是美國的恩冠爾號，重五百七十三噸，
離開哥倫比亞河有五十一天，往悉尼運送歐里
根產的松木。武裝的兵士登船不久，即帶回許
多面目猙獰的俘虜來。船上有幾百箱美國的罐
頭肉和肉汁，全用小船運來。我們看見這些珍
品運到船旁，就聽見一位德國軍官很可憐的感
謝他的上帝，說煤有沒有都不要緊，但是這個
恩冠爾號是一隻美國船，並不是一隻英國沒油
水的船。

無論怎樣吧，亞爾基爾船長要認為煤是重
要的。烏魯夫號上的燃料是極感缺乏。在南太
平洋中就沒有港口可供給我們加添燃料。

(未完)

為誰鐘鳴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Ernest Hemingway
李海潮譯

「現在我已直行了起來了。」他說，「我們怎麼走？」

「我們向上爬，」安錫說。

在口袋的重負之下，深深的彎了腰，熱汗長流，他們堅忍的爬行於松林之中，上了山頂。年輕人眼裏，看不見一點路徑。但是他們繼續向上爬，繞行山的一面，隨後他們過了一條小溪。老年人直直的前邊，沿着小溪的石質河床的邊線前進。以後的山道，更形峭直，爬得更覺困難。最後到了一處，河流彷彿直注到一條光亮的花園石的山脊邊。山脊正擋住他們的去路，老年人在山脊下等候着年輕人走了過來。

「你覺得怎樣？」

「還好，」年輕人說。說話時他已汗流浹背，因為山路之陡峭難行，已使他的腰筋抽痛。

「在這裏等我，我去警告他們去。你當然不願意背了這些東西被人打死。」

「不要開玩笑，」年輕人說，「大概還遠呢？」

「非常之近了，他們管你叫什麼來着？」

「羅伯爾，」年輕人回答。他已從輕輕的把那條口袋，由背上滑了下來，放在河邊的兩塊巨石之間。

「就在這裏等着吧，羅伯爾，我一定回來找你。」

「好，」年輕人說，「你是打算由這一條路去到橋邊嗎？」

「不是，我們去到橋邊時，另外有一條路

比較近些，也容易走些。」

「我不願意把這些東西藏得離橋過遠。」

「你看吧，如果你認為不滿意，我們另找地方。」

「我們看吧，」年輕人說。

他背進口袋坐下了，注視着老年人從山脊。看着並不費力，並且從他絲毫不加聲息，就曉得各處之點看來，就可以曉得他在以前一定爬過許多次了。但是曾經攀登過的人，都

很小的沒有遺留過任何可尋的痕跡。

這個年輕人的全名是羅伯特賈茲，這個時候是既戰而且焦急。他常常挨餓，但是不常着時由於個人的經驗，他曉得在這一國家裏，在敵方陣線以後活動，是多們簡單而容易。在敵人後方活動，正同通過敵人防線同樣的容易。

如果你能找一個好的引導人。惟一重要之點就是如果你被人攔獲，將如何應付，這一層是稍感困難的，還有就是須要決定相信那個人。你必須完全信任同你一起工作的人，或是完全不信他，都不是他必須判斷誰是可信的。

以上所說，都不是他所焦慮的，除此以外，還有其他的事情呢。

安錫說已把認為是一個好的引導人，他非常之熟悉山中的道路。賈茲平時很能走路，從天明以前，跟他一路走來，他曉得追蹤這個老年人，能够把他自己累死。賈茲除了在判斷力方面，對於安錫總是處處都信任。他還沒有得到試驗他的判斷力的機會，但是判斷力之是否正確，完全是他個人的責任。不，他並不

是對於安錫說有所焦慮，同時，橋的問題也不是得較比其他的問題困難。任何一種橋樑，祇要你說得出名來，他就曉得如何作法，並且他曾經炸毀過大小各式的橋樑。現在所要炸的一座，就是比安錫說所報告的尺寸大一倍，他在兩隻口袋裏所帶來的炸藥同其他用品，也足夠使用。同時他在一九三三年，步行到拉葛蘭耶時，走過這一座橋，當時情形，還有些記得。並且前天夜裏，高慈在愛斯克魯特邊一所房子的樓上，向他念過關於這座橋樑的報告。

「炸毀這一座橋，算不了什麼事，」高慈這樣的說過，燈光正照在他的冷臉，新制的頭頂上，手裏拿了一支鉛筆，指着一幅大地圖。

「你明白嗎？」

「是，我明白。」

「絕對算不了什麼事，僅僅炸了這一座橋，就算是失敗。」

「是，將軍。」

「正當的辦法是在進攻計劃中，按照指定的時間，炸毀這座橋。你自然會明白什麼原因。一切權力都操之於你，你要麼帶着怎麼去辦理。」

高慈看着他的頭，以後拿他輕輕的敲着他的牙齒。

賈茲什麼也沒有說。

「你要明白一切權力都操之於你，你要麼帶着怎麼去辦理。」高慈繼續說下去，眼望着他，點點頭。隨後他用鉛筆在地圖上指畫着。

「我打算如此進行，那是我們所辦不到的。」

「因為什麼呢，將軍？」

「未完」



胃腸良藥

食母生

大眾補品

盛筵當前賓主交歡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其如胃腸薄弱何。坐觀他人興高采烈。食指亦動。多食又不耐消化。不食未免掃主人之興。則亦惟有服食母生而已。

藥分片劑粉劑

食母生為酵母所營養。維他命等製成。經用紫外線照射。常服之。消化容易。胃腸調整。大便暢通。血脈清潔。新陳代謝旺盛。價格公道。補而不費。調子不倍。蓋嘗試之。



上海信誼藥廠監製 華藥房均售

▲華北辦事處：

▲天津法界中街八二號

▲北京前內西皮市九號

▲青島東鎮歸化路十二號

▲濟南小緯二路三三號

訂閱：每月九册

一元三角

（郵費在內，外埠請用郵匯，郵票不收。）